

“天才少女”与经典文学作品形象

谷爱凌在冬奥会上的大红大紫，一方面是竞技体育的魅力所在，一方面也引发了关于教育的诸多话题，并产生了诸多感慨和向往。围绕“天才少女”，栏目主持人李黎与诗人、译者孙冬展开对谈。

对话

1

李黎：随着冬奥会的举办，谷爱凌突然成了全网热搜的名字，甚至出现了“人人都爱谷爱凌”的短语，并且对她的家庭、母亲等都有深入挖掘。孙老师您站在一个观众、网民，或者消费者的角度，怎么看待谷爱凌以及她呈现出来的品质？

孙冬：谷爱凌不仅体魄强健、智商不俗（竞技体育其实尤其需要智商），而且积极、乐观、顽强、向上。她的成功既来自个人天赋，也归功于努力和拼搏。这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是树立了一个正面的形象，一个可以去为自己梦想不断努力的同龄人。

李黎：我个人感觉这不仅仅是一个新闻人物，可能还是文学形象，一个来自经典文学作品中的女主角形象，或者来自一个超级畅销网文里的女主形象？这么说是因为她身上的诸多要点，高于我们的日常生活，在缺乏细节和近距离交流的情况下，确实承载了我们对于子女甚至对自身的某种期望。这种期待和现实之间自然会存在巨大的落差，也可能导致各种情绪，但究其本质，能够有来自不同地方的不同的人被我们知道和比较，也符合面向世界、面向未来的大方向。不知道这样理解是不是正确？

孙冬：是的。谷爱凌是文化融合、跨种族通婚、教育全球化和国际交流的硕果之一。在她身上，东西方的基因、文化、教育模式得到了正面的结合。当然，谷爱凌也是体育精神的体现。体育赋予人的意志力、活力、乐观、坚韧等品质在她身上又一次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。之所以说又一次，是此前也有这样的非常好的例子，比如姚明，比如刚刚夺得亚洲杯的女足姑娘们，以及教练员水庆霞，还有多位奥运冠军，他们展现出的风采和感染力，以及身上给人感知的能量，都是你所说的小说人物形象。谷爱凌的特殊之处在于她是跨国婚姻和全球化教育下的人才，以后希望这种跨种族的人才、跨语言的艺术、跨文化的交流会延续下去，而不是紧缩、关闭和怀疑。

2

李黎：谷爱凌引发了很多关于教育的讨论，每次涉及教育问题，我总是忍不住想到一些风行一时的书，《哈佛女孩刘亦婷》《好妈妈胜过好老师》等等，其实我都没有看过，但是就是知道，可见这类书曾经如何风光。但它们又似乎是过眼云烟一样。你认为有没有相对经典的、可以流传久远的适合小孩教育的书？

孙冬：我认为还是传记作品更久远一点吧，毕竟是关于伟大人物的人生呈现。即使传主不能算伟大，起码也是一个领域里最为精英的人物。比如著名的《人类群星闪耀时》，那些关于拿破仑、歌德、托尔斯泰等人的描述可谓荡气回肠，完全不属于时兴的网文热点。还有

林语堂的几本传记，尤其是《苏东坡传》，把苏轼这位语文教材上的人物写得栩栩如生，像长辈师友。还有《我们仨》这本书也非常非常值得看。最近的传记，和青少年关系非常密切的，除了乔布斯这样的科技大咖之外，印象深刻的，是数学家丘成桐的《我的几何人生：丘成桐自传》，一本关于学者学术生涯的《国学与王朝：罗振玉大传》，一本关于敦煌研究者樊锦诗的《我心归处是敦煌：樊锦诗自述》。当然传记作品汗牛充栋，就我所列举的这些书来看，其实有两个趋势，这个趋势非常适合教育。第一个就是人物越来越新，不总是遥远的、充满隔阂和疑问的历史人物，第二个是传主身份越来越多，从以往那种政治家、文学家和英雄的小范围内，逐步拓展到现代生活的各个层面，电影导演、科技、体育、画家、摇滚明星等各个领域都有好的传记作品出现。这些传记除了可以写出一个人在面对世界的不屈和热爱，也共同传递出一种信息，那就是现代生活领域宽广，而每个人都可以在一个特定领域里成为佼佼者。有时候一本建立在具体专业、职业上的传记，可能会影响孩子的道路选择，这就是榜样的力量了。而我还相信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可能会出现电竞选手的传记，出现养猫达人的传记，这想想也很美好。

李黎：您曾经担任多年的孔子学院院长，在纽约长期工作，同时也是一位母亲，在知道谷爱凌的同时，有没有将她和自己的女儿进行比较？当然，这种比较应该是不公平的，但作为家长其实难以摆脱将自己的子女同各色人等进行比较，但我觉得，比较之后如果能得出一个心平气和的、切中实际的结论，似乎也是很有益处的？

孙冬：当然不会去比较。如你所说，谷爱凌是大于生活和高于生活的一个形象。她集很多天赋于一身，在智力发展和运动才能上达到完美的结合。不管在中国、美国或者世界的任何地方，她都可以说是一个罕见的奇才，可遇而不可求。既然是可遇不可求，对于大多数家长来说，对于她的羡慕和钦佩是肯定有的，但是盲目地模仿和攀比可能不会。如何把自己的禀赋发展到极限，如何在多元文化里各取优势，自由地发展自我，谷爱凌也许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案例，并为很多家庭提供了希望。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。他们和父母建立的亲情关系是弥足珍贵的、他们在自己的社会网络中的作用和力量也是不容忽视的。英雄是人都爱的，但是人更要学会如何去爱人，爱身边的人，关心真切地发生在身边的事情。

3

李黎：目前很多人对“天才少女”谷爱凌的喜爱可能是全方位的，但根源上，还是她在竞技体育上呈现出来的超强实力，这是一切的基础，无法想象假如她冬奥会成绩平庸还能否受到如此关注。这就涉及一个特长、技能的话题，家长都希望孩子能有一项足以安身立命的技能，但更多时候这个技能似

乎还是被宽泛的“学习”“读书”乃至成绩代替了，这方面您是怎么看待的？

孙冬：每个孩子都爱玩。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。我觉得在孩子小的时候要去尝试各种运动、乐器、唱歌和舞蹈等。虽然不一定就能靠着体育和艺术安身立命，但至少能学会一些生存技能，强健体魄、增加审美修养。如果孩子确实某些方面有些天赋、有热爱，可以进一步发展和培养。至于学习和特长也不矛盾，不管是美国还是中国都有体育和艺术特长生，可以优先录取，进入梦校。在申请美国大学的时候，很多好学校非常重视学生的艺术才能、创造力、领导力、对于社区的贡献，甚至是否有奇思异想等。而且，如果我们的大学的大门在任何时间都能为学生敞开，可以上夜校、可以自由转学、转专业，那些从事体育运动和艺术创作的人在离开校园N年之后，还能回来读书。就像是皇后乐队的吉他和作曲者布莱恩一样，在三十年之后的2007年终于完成了天文物理专业的博士学位。再就是在求职的时候，职场也不会因为年龄，或者本科硕士学校的排名而歧视求职者。相信更多的孩子就会没有后顾之忧地去从事自己热爱的事业。

李黎：学习是家长无论如何难以摆脱的一个话题，而相当一部分的学习本身确实和少年儿童的天性相悖，至少我自己始终陷入这样的两难：一方面我深知自己的小孩不爱学习是正常反应、人之常情，一方面我也知道她难以摆脱这样的规律性事务，希望她能够达到平均水平，最好在某些领域再好一点。这种左右摇摆的心态，和完全强调学习，或者不强调学习一样，也都有一定的代表性？您之前是怎么处理孩子的学习问题的？

孙冬：不爱学习，一是可能学不会，也可能是兴趣点没有被激发起来。每个家长都想让孩子成为分子，不想成为分母，但是又不可能没有分母，除了分子和分母这种形式，又没有其他的算式。经历如此磨砺的成功者，进入本科、硕士之后其实很多就是平庸者。考试无往而不利，但对于自己为什么要学习和深造并不知道，缺乏深度探索的能力和愿望。一切的行为、举止、愿望都带有强烈的功利目的。当然，不能说所有学生都这样，但一部分是这样的。我觉得让孩子牺牲快乐、爱好甚至人性去追逐所谓的好成绩是有悖道德的，其在个人性格、家庭和社会行为上的弊端已经开始显现出来。

我女儿她中学学习成绩一般，最大的原因是她不喜欢也不擅长理科。但是她理解能力强，表达能力和领导能力也很好。而且她非常善良，具有同理心。这些优点如果用考试的标准来衡量是衡量不出来的。我也没办法“处理”她学习的问题。内驱力、兴趣、智力成熟度和专注力不是家长高压就能解决的。但我相信家庭的整体文化氛围，父母的好学、执着精神还是能影响到她。而且，帮助她树立远期目标和近期学业规划也会有所帮助吧。



李黎

1980年生于南京郊县，2001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，现供职于出版社。出版小说集《拆迁人》《水群星闪耀时》。



孙冬

南京财经大学教授、诗人、译者。

4

李黎：网友们谈论的另外一个话题是，谷爱凌妈妈才是真正厉害的，是她培养和影响了谷爱凌，想要有个谷爱凌式的孩子，先成为谷爱凌妈妈那样的家长。这话可能会让原本就焦虑的家长更为焦虑，但不可否认，相当一部分家长，在孩子成长过程中付出极多，自身的成长进步提升，乃至事业等都被放弃了，似乎这一切都可以在孩子身上得到弥补。当然大部分是弥补不了的，这又造成了新的问题，就是那句常见而恐怖的“我为你付出了那么多……”印象中您不存在这个问题？

孙冬：我很惭愧，没有为孩子付出太多。我家女儿小的时候，我在念博士，念了4年半，一边还要全职上班，家里还有一个老年痴呆的妈妈，也要付出很多的时间和精力。我家先生当时刚刚来到南京，还在创业阶段。我没办法对她的学习进行全方位的关注。我们当时住在校园里，比较安全，她就在校园各处玩到很晚，等我回家喊一圈，就把她喊回来了。也没有时间陪她去各种学习班和兴趣班。她学习不好的时候，我也不是不焦虑，是焦虑一会儿，又忙自己的去了。我当时就想，总会有办法的吧，学习也不是一时的事情，是一辈子的事情。只要长期地不放松、不放弃，总会好吧。所以现在，我也没资格对我家女儿说：我对你付出了那么多，如何如何。再说了，你的付出是单方面签署的责任状，另外一方没有选择的权利。而且谁说付出就一定成功，这里也有概率的问题。非要成功、不许失败是无理取闹。不成功你还撂挑子不当家长了？虎妈、虎爸可能会成功，但是也可能造成孩子的心理问题和家庭关系问题。这是个赌博。关于这一点，我没有发言权，我的性格也做不了虎妈。一会儿自己就软了。

李黎：家长应该说是一个充满悖论的存在，一方面都期待自己的孩子能好一点、更好一点，另一方面，但凡理智一点的家长都知道子女终将远行，必将离开，最好还是当朋友相处。您怎么定义自己和子女之间的关系？

孙冬：我和女儿的朋友都是朋友。我女儿不在家，他们都来找我玩，唱歌、喝咖啡、聊天。基本上无所不谈。做父母的也要自立、自尊和自强，在经济上、精神上能支持就支持，不要说教、评判，更不要控制和感情操纵。我希望我和我女儿也永远能谈得来，她能永远把我当朋友看待。就如汪曾祺所说，“多年父子成兄弟”。

VS